

英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刘晨



位于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其官网上已经能查询到高良玉烈士的资料。

非虚构作品展

前一阵，检察院门卫高师傅一改往日的笑嘻嘻，总是闷闷不乐，动不动就火气冲天。

“高师傅，早啊，这是我准备退的快递，放您这里，一会儿快递员来收货，您帮我给他，可以吗？”“我不给，你自己给，一天到晚买了退，退了买，头都被你搞晕了！”这天早上，小汤笑嘻嘻地把自己准备要退的货放到门卫室，谁知挨了高师傅一顿训。

眼看快到上班时间，小汤悻悻地将要退的货揣回包里，大踏步朝着办公楼走去，心里却犯起了嘀咕：“高师傅是咋了？明明是这么极热情的人，多麻烦的事情，他都会主动帮忙，这几天他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呀！”

中午下班后，小汤特地在食堂门口等着高师傅来打饭，打算跟他边吃边聊，可左等右等也不见人影，小汤只好决定先吃完饭再去门卫室问个明白。

刚来到门卫室，小汤就看到高师傅的妻子高大娘坐在门卫室里抹眼泪。见到小汤来了，高大娘忙拉住了他的手：“汤主任，我正找你呀，出事啦！”小汤急忙问：“高大娘，您别急，出什么事了？”

“我家老高，他，他，他非要去辽宁丹东，明天就走，谁也拦不住，问他去干啥，他也不吱声，他只说要去买车票。他又没出过远门，我想让儿子陪着，他还偏不让，这可怎么办啊？”高大娘边说边掉眼泪。

“大娘您别急，我来问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您放心，高师傅是烈士遗孤，咱们检察院是拥军爱属模范单位，军属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一定会想办法帮助解决的。”小汤来检察院工作已经四年了，去年刚被任命为机关党委双拥办副主任，这四年来，他年年都到本

院的转业军人以及军属家中慰问，对高师傅一家的情况很清楚。

这不，将高大娘送回家后，小汤就带着机关党委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去找高师傅，终于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看到了身背斜挎包的高师傅正站在自动售票机前捣鼓，怀里还抱着个鼓囊囊的布包。

小汤急忙跑过去，问道：“高师傅，怎么了？您这是要去哪里呀？”

高师傅愣了一下，眼神从错愕转而定：“你们谁劝都不成，我要去趟丹东。”

“去丹东？”小汤想到高师傅的父亲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牺牲在前线，莫非是跟他父亲有关？

“丹东有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刚重修了，里面还缺我父亲的名字和资料，需要我赶快送过去。”高师傅拍了拍怀里的布包。

原来是这样！小汤连忙说道：“您

别急，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回去之后跟领导汇报一下，然后以单位的名义跟丹东那边沟通，再想别的办法把资料送过去。”

“不要的，不要的，这多麻烦你们，平日里组织上对我太照顾了，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高师傅连连摆手。

“没事的，您相信我。”小汤一把挽住高师傅的胳膊，请他坐下，“高师傅，你怀中的布包都是证明材料吧？您快打开，让我拍个照。”

高师傅缓缓将布包打开，里面有高师傅的父亲高良玉的革命烈士证明书、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以及三等功奖章等资料。

这些资料简短地勾画出烈士的一生：高良玉（1929年11月27日—1951年9月1日），男，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凤仪乡红巾村人，1949年3月参加革命，生前为235团5连战士，1951年9月1日在朝鲜反击战中牺牲，荣立三等功一次……

在火车站售票厅的长椅上，这些资料吸引了来来往来的购票群众驻足观看。大家肃然起敬，有的还主动跟高师傅攀谈、合影、握手。这么多的热心人，让高师傅汗都下来了。

小汤将这些资料用手机拍了下来，说：“高师傅，我先送您回家，我汇报情况之后，马上跟您联系，您放心，如果需要，我陪您跑一趟丹东。”

将高师傅送回家后，小汤立刻跟机关党委书记汇报了情况。书记十分重视，马上联系市直工委、市民政局通报情况，之后两家单位分别联系了丹东市相关单位，小汤也将材料发给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就这样，烈士高良玉的姓名和生平事迹被顺利地收录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给小汤发来照片，小汤特地将照片洗出来，拿给高师傅。高师傅摩挲着照片，随后，

凝望

郑亮

在一起案件办理中，我们需要对领取抚恤金的每一位当事人进行调查核实，从什么时间开始领取，定额多少，实际共领取了多少钱。

在一个村庄的东北角，我们见到了一位当事人。她五十来岁的年龄，面庞消瘦，头发已经花白，目光呆滞。虽已是日暖风和的时节，她仍穿着冬日的棉袄，坐在梧桐树下的板床上，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远方。

院子与田地接壤，没有院墙。三间堂屋坐北朝南，被分成两间，东边的两间双开门是主卧，西边的一间是单扇门，没有窗户，屋里昏暗，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显得十分陈旧。床上过冬的被子显然还没有换下来拆洗，厚重，有些脏。

当事人没有搭理我们，甚至没有转脸看我们一眼。当我们想开门见山询问正题的时候，给我们带路的村干部挥舞手阻止了我们。

“她的精神出了问题，就是问她什么，她也不能说清楚。”村干部向我们解释。

“那她的烈属抚恤金谁替她领的？谁照顾她的生活呢？”我们问。

“唉，一言难尽。她原本是十里八村数得着的漂亮媳妇，出了名的贤惠、能干，谁能想到她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是她侄子、侄媳照顾她的生活，都是他们在替她领抚恤金。你们等一下，我找她侄子、侄媳回来给你们说说情况。”说完，村干部匆忙去找人。

见了我们，问明来意，当事人的侄

子、侄媳很热情，像见了久违的亲人一般。

“俺叔在部队是连长，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牺牲了。”当事人的侄子说话直截了当。

“你叔牺牲多长时间了？”我问。

“有20多年了。”当事人的侄子拿出相关证件，可以清楚地看到，烈士已经牺牲25年了。

“你叔你婶有孩子没有？”我接着问。

“俺叔在部队，俺婶在农村，聚少离多，直到俺叔牺牲，他们也没有要上孩子。”当事人的侄子又一次叹息。

“按说你叔牺牲时，你婶还年轻，她怎么没有再婚？”这个问题已经超出询问提纲范围，但话已出口，覆水难

收，好在当事人的侄子并不排斥。

“唉，重感情的人啊，问题就出在这里，说来话长。”当事人的侄子边回忆边讲述：“俺叔高大英俊，长相气派，一表人才；俺婶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人很漂亮。他俩是自由恋爱，感情基础好。俺叔牺牲后，亲戚邻居都劝俺婶改嫁，俺婶死活不同意，坚持守着他俩的家。每天农活之余，早晚两趟到俺叔的坟前看看，站在坟前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后来，她的精神出了问题，生活不能自理，当时她的父母都已去世，没有其他亲人，我就把她接到我的院子里赡养她，她是我婶呀！”当事人的侄子眼角有些湿润。

“她每天很少活动，从早到晚坐在院子里，望着俺叔的坟发呆。”当事人的侄子顺着当事人呆望的方向抬手指一指，我们看到绿油油的麦田尽头有一座坟莹，再往远处，是突兀的河堤。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到深处，思念如海。我突然想起这句话，暗自感慨。

询问笔录的最后，都有一个常规询问话：“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当事人的侄子欲言又止，憋了好大的劲，才鼓起勇气问我们：“检察官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们反映一下。我替俺婶领的抚恤金都用到俺婶身上了，这些，村干部都知道。她身体有病，常年吃药打针，开销很大，所领的抚恤金根本不够用。我的家庭条件不好，贴补不了她多少，请你们根据政策帮助问问，能不能提高点抚恤金标准？”

我们向他解释，什么样的情形，发多少抚恤金，国家都有硬性规定，不能随意改动。不过，根据具体情况和相关政策，帮他问问，我们完全能做到。

回来后，我们进行了认真对比，查阅国家政策规定，发现当事人的抚恤金发放标准确实低了一档。据此，我们向县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提高当事人的抚恤金发放标准，得到了县民政局的回应和落实。

走访虽然结束了，但那远方的凝望，却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作者单位：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检察院）

顺手的事儿

陈利

小区东北角有一棵大槐树，槐树叶郁郁葱葱，好像搭起了一顶巨大的绿色凉棚。

槐树下总是聚集着一群缝衣服的阿姨。她们一边缝着从加工厂拿来的羊绒大衣——据说每件有20元左右的工钱，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聊着。阿姨们中间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白发老人，她总是微微眯着眼，听着阿姨们聊天，似乎很享受这一段户外时光。

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要加快脚步，生怕慢一点就要被阿姨们从头上

脚点评一番，估计家里多少存款都要被她们讨论出来了。

近日，却从母亲那里听来了这样一件事。小区东头李阿姨的母亲年老瘫痪，李阿姨丈夫去世了，孩子在外地工作，李阿姨一个人照顾着老母亲。为了贴补家用，李阿姨想找个超市理货的工作，每天下午要去工作两个小时，但是失能的老母亲谁来照顾呢？

缝衣阿姨们得知后，有人提议：每天下午把老人推到槐树下，由她们一起照看着。阿姨们纷纷响应，她一言

我一语地说：

“顺手的事儿，交给我们！”

“你提早送过来，上班别迟到了。”

“你放心去吧！”

……

于是，大槐树下就有了每日午后一群阿姨围着老人缝衣服的场景。再经过那里，我留心观察。那位老人坐在轮椅上，不时需要喝水、吐痰，阿姨们缝着衣服，谁有空就递上水杯让老人喝一口，递一张纸巾替老人包着吐出的痰，或是给老人的轮椅换个

方向，避免阳光直射……阿姨们是那么默契，一切做起来是那么自然。

张阿姨要接孙子，提前走了；孙阿姨家里来客人，提前走了；王阿姨有广场舞表演，也提前走了。但是总有人陪着老人到最后，等着老人的女儿来把老人接走，才拎着小凳子回家。

那日下班，看着阿姨们依然在默契地照顾着老人，我冲她们微微笑着点头算是打个招呼。没想到，阿姨们热情地回了我。从那以后，每次路过，阿姨们都会同我说话，“下班了啊。”“吃饭了吗？”“今天穿的衣服真好看！”……

我问阿姨们：“万一哪天你们都有事，没人照顾老人怎么办呢？”阿姨们不屑地看我一眼，说：“风大就凉，人多就强。咱们这么多人搭手，还能照看不好一个老太太！”

渐渐熟络之后，我下班经常会在

那棵大槐树下停留片刻。有消息灵通的阿姨知道我在检察院工作，会和我讲一些家里遇到的法律难题，比如“借钱给别人要不回来了”“孙子在学校摔掉了牙”“新买的房子屋顶漏水”……有些难题我也不了解，但我总是尽量告诉她们程序该怎么走，该去找什么部门或是什么人解决。

得到回答的阿姨们向我道谢，甚至要拉着我去她家吃饭，我连忙摆手说，不用客气，都是顺手的事儿。

夏去秋来，大槐树的叶子慢慢变得微黄，大槐树下依然是阿姨们坚守的“根据地”。在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小区“秘闻”，同时透过那层层叠叠的槐树叶，我也感受到了夕阳余晖洒落在身上的融融暖意。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检察院）

爱与陪伴

黄太平

周日。晚饭后，女婿接到同事的电话，被告知当晚得赶去集中办案点，还说待会儿来接他一同前往。

女婿是某市辖区纪委监委的干部，近期抽调至专案组办案，周末才能回家；有时候因加班，周末也不能回家。

得知爸爸将要离家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工作，幼儿园大班的小外孙女桃桃，刚刚还开开心心地和爸爸妈妈做手工，一个电话，她便兴致全无。

“爸爸，今天是星期天，明天才星期一，明天去不行吗？”桃桃撅着小

嘴说。

“不行的，这是单位的要求哦。”

女婿说。

“你好久都没有陪我做手工了。

今晚去，你又不陪我。”桃桃撒娇道。

“爸爸周末就回来陪你……”

少顷，女婿的手机再次响起。

“好好，我马上下楼！”女婿走向门口，换鞋。女儿和桃桃到门口送行，系好鞋带，他打开房门，突然又转身弯下腰，在桃桃的额头上轻轻地吻别。

“爸爸，路上注意安全！”桃桃声

音有点儿哽咽。

“爸爸知道。你要乖乖地听妈妈、姥姥、姥爷的话哦。”

“嗯。”

随着房门轻轻关上，桃桃又拉着妈妈快速走向客厅窗户，母女俩从窗口探出头。“爸爸，路上注意安全！”见爸爸走出单元门，桃桃又一次对着楼下的爸爸高声提醒道。这次，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知道了，知道了！”楼下传来女婿的应声。

“哇！呜呜……”看见爸爸的身

影消失在小区门外，桃桃再也忍不住，将头藏进妈妈的怀中，“哇”的一声哭起来。

良久，桃桃平复下来。她找来一张小贴纸，请妈妈在上方写“爸爸”二字，自己在下方写画：I♥Y——意为“我爱你”，贴在自己爸爸妈妈的卧室门上；再找来彩纸，剪几个五角星的图案，贴于爸爸妈妈的床头……

这一刻，子女对父母的爱，被小外孙女桃桃展现得淋漓尽致。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我倏地想起几年前，桃桃尚不满周岁，身为党员的女婿响应“决战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召唤，踏上省内对口支援的新征程。女婿援藏近三年，三年里桃桃和爸爸有过数次别离，有时一别竟是数月，却从未出现过今天这般状况——因不舍至极，而伤心哭泣。或许彼时，她太小，还不

懂得别离的意义，而今，孩子终于长大了——我想。

这一幕，亦重重地撞击着我的心。我联想顿生，想到女婿临时工作的集中办案点，想到正在那儿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严重违法违纪者。此刻，他们正因此前的种种不端行为陷于桎梏之中，反思反省，未来或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倘若他们正值中年，也有乖巧、懂事、离不开自己的孩子，他们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孩子？怎样给予自己孩子不可缺失的爱或母爱？

其实，生活中，你的孩子不需要靠你违反规则来给予他太多的优渥条件，给予他陪伴、引导、快乐学习与健康成长的美家庭环境，给予他不缺失的爱和母爱，足矣。

（作者单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嘉陵江(外一首)

陶苏川

你是大地捧出的诗行
穿过时间的回廊
一平一仄
在巴山蜀水间轻吟浅唱

你是大地的舞者
从崇山峻岭中旋转跃出
一路欢歌
带着灵动的音符
奔赴一场盛大的相遇

你不停地舞着舞着
只为长江拥你入怀
你的清澈，融入他的雄浑
低吼着奔腾而去

山峦叠翠处
一抹绿绸飘逸
川江号子在你身边响起
渔舟唱晚和着炊烟
好一曲醉人的江水长歌。

十八梯

你是一道古老的伤疤
隐藏在这座城市的胸膛里
厚磁巷的传说，善果巷的记忆
战火纷飞中
驮载着那些血色的过往

你是岁月里的一丝褶皱
在记忆的深处蜿蜒
石梯层层，青苔点点
回荡着儿时的欢笑
风过处，都是时间的低语

山城的风，带着江水的咸
吹过每一段石板路的脊背
旧时光里的灯笼
与霓虹灯并肩
给你涂上最好看的胭脂

夕阳斜照，光影迷离
木窗透出热辣的气息
游人的脚步，吆喝的声音
繁华与古朴相依
你成了一张薄薄的名片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

立秋

刘于宏

当一串串稻子
收拢望向天空的目光，开始低头
感受大地的厚重时
秋，便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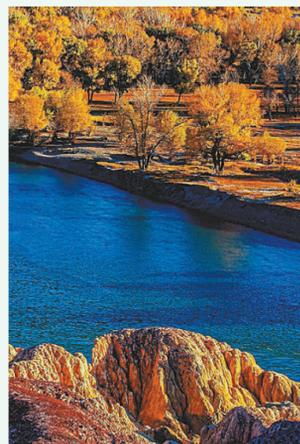
年迈的父亲，一手背在身后
一手拂过稻穗
低头弯腰的姿势，像一把
蓄势的镰刀
期待着，属于他的季节

母亲，大汗淋漓
她把菜园里，红的辣椒
紫的茄子、绿的豇豆
挂在窗前，或
搬到了屋顶
开始晒秋

我，站在一棵丰满的梧桐树下
不用侧耳，蝉声欢噪
抬头，“嗨，秋来啦”
突然的寂静，似在等风来

一片枫叶，似凤凰
翩然，展翅
落于书页间
至此，我便收藏了
一整个秋天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检察院）



金秋 汤青摄影作品